

工友情怀

设备医生

□赖雨冰 文/图

立秋之后，夜里的气温就像西坠的斜阳，越掉越低。风呼呼地吹着，想刻意制造一些清冷的场面，但是客整所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显然打破了冷风的情怀和干劲，一点一点消融着突如其来的降温，风无可奈何地收敛起了它的脾气。

此刻，这辆只有十二节车体的列车像一台摄像机，无声地录制着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联络电台外放的声音此起彼伏，仿佛劳动的号角，在这样的背景音乐下，工作人员穿梭其中，地勤人员有条不紊地往车厢里摆放卧具、餐具、打扫卫生的工具，列检的师傅们则对车体进行出发前的

“望、闻、问、切”，敲击声像夜莺的歌声，飘荡在铁路上。

秦宝川喘口气，找到广播车厢，放下手里的广播机，熟练地引好连接线，接上电源，按标准化工作流程装好广播机后准备开机试音，聆听声音的清晰度和判断喇叭的好坏。他一节一节车厢走过去，手里提着的工具包随着走路的步伐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那是螺丝刀、老虎钳、万用表和备用喇叭在跃跃欲试，仿佛想出来施展身手。

绿色的工具包和严肃的表情让秦宝川看起来很像一名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没错，秦宝川是一名医生，只不过，对象都是一些通信设备。



走到七号车厢的时候，秦宝川发现车厢中部听不到声音。他抬头仔细观察了一下，又站在车厢两头听了听，明白是中部位置的喇叭出了问题。他搬来梯子，贴着车厢把坏的喇叭拆了下来，更换上了新的，广播里的音乐顿时像月光一样缓缓流淌在车厢的角落。

秦宝川是我的同事，五年前来到这个通信工区，他喜欢看医生类的小说，说他的理想原本是学医，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但没想到来到了铁路部门。一开

始，他并不适应铁路一线工作的强度和节奏，屡次想打退堂鼓。后来工区举办一次业务学习，主持业务学习的是一名处理通信设备故障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老师傅在举例说故障设备时，形容处理故障就像给设备看病，而自己就是设备的医生，必要的观察、查验、诊断、手术这些步骤缺一不可。

或许是老师傅的这些话把秦宝川的心一下子打开了，也或许他终于明白，当好一名铁路安全卫士也是一项很光荣的使命，不

亚于真正的医生。从那以后，秦宝川没事儿就捣鼓一些通信设备。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白色的棉布，事先把螺丝刀、钳子、摄子放在上面，就像一名真正的手术医生，严肃地装拆着工区特地用来业务学习练兵的备品。广播机、电台主机、行车联络用的各种设备，他一台一台地研究着原理、故障现象，时而皱着眉头，时而浮现出自信的微笑。老师傅在一旁鼓励他，说照这样下去，他很快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设备医生了。

在不断的练习下，秦宝川越来越有职业的成就感。他说，他仿佛找到了理想的阳光大道，当把维护工作最多、工作时间大都在夜间、换装任务艰巨的广播业务让他分管时，他欣然接受了。

暑运期间，给旅客列车维护广播机的任务像繁星一样多了起来，但秦宝川并不担心，因为他习惯了当一名设备医生。他深知当好设备的医生，当好铁路的安全卫士，就是属于他的诗与远方。

陶艺,见证两岸同根同源

——读《陶艺美学录》

□刘学正

庭的创作之道，其作品实现了艺术最终令人安静、安定的正面作用。

在中国台湾陶艺界，杜辅仁是很独特的存在，他赋予了陶器“悠然见南山”的人文气质，有着毫无妄念的沉静感。对于技巧，杜辅仁不感兴趣，更注重的是一种自然、豁达的心态，修炼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随性、自然。在他看来，一个盘子，插花就是花器，装食就是食器，便作装饰就是装饰品。“我的陶艺，是生活态度的展现，跟艺术、自然有关，我很少会谈这是什么土、什么窑。陶器可以用来喝茶、插花，但展览的时候，有对生命的感受，陶只是表象。”在诠释自己的陶艺作品时，杜辅仁表现出更为超然的诠释和理解力。

而与大多数陶艺家专注一种陶瓷不同，蔡晓芳试图还原出中国陶瓷发展的整个脉络。人们聚焦于一个时代，他关注的却是千年传承。在他的作品架上，从汝窑的天青变作龙泉窑的梅子青，脚步便从北宋踏进南宋；当青花的蓝，化为郎窑的红，便又从元代的行云流水进入清朝的雍容华贵。对于这些成就，蔡晓芳只是微微一笑，自称运气好。其实，每

一次探索所经历的失败与激动、沮丧与欣喜，全被悄无声息地吸纳进流动的釉色里。瓷器虽沉默不语，却最能映衬人心。

宝岛陶艺源自中国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深受多元文化影响，更能融会贯通。汝窑、钧窑、郎窑、青花……流转千年的中华传统之美，焕发着新的无穷魅力；盘、壶、杯、瓶、罐……这些重回归的日常用品，在人们的使用中，生动地诠释出当代生活美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陶艺家又何尝不是一名魔力非凡的炼金师？陶瓷来自泥土，来自大地，他们用一颗心、两只手，历经无数个昼夜，将其貌不扬的土和釉点化，使其泛起迷人的光泽。他们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中国陶艺在国际化的创作语境下大放异彩，多元而又独立，充满了持久的生命力。

器物当中，自有乾坤。岁月洗练后，不变的是对陶艺的执著与坚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心灵归属。制陶的过程，亦是文化认同的过程。陶艺，见证了两岸同根同源，千年不熄的窑火，照亮千古不朽的匠心。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这份天然的情感共鸣，是分不开、割不断的。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日常器皿，还是典藏珍宝，无不体现出其所处时代的生活风貌，而这也从陶艺作品中窥见一斑。《陶艺美学录》以纪实笔法，展现了江有庭、蔡晓芳、杜辅仁等中国台湾15位陶艺名家的创作与心路历程，以及为中国陶艺传承与创新进行的不懈探索。

起点或有不同，但初心、毅力惊人相似，这些专注于陶艺的匠人，在追寻、复原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中，运用不同材料、配方和烧造方式，赋予陶土新的内涵，将个体生命和时代特征融入陶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艺风格。

天目茶碗，大抵起源于北宋时期，属于纯粹的质感陶艺。开窑的一刹那，黑色茶盏上浮出的釉滴，如鸿蒙初开时无边暗夜中悠然睁开的一只只眼，摄住了江有庭的魂魄。他将这些由黑釉幻化出万相的茶碗称作藏色天目，一千多年来，无人发现的隐藏于黑色中的秘密，在他的窑炉里被一一破解。“我不做天马行空的创意，只力求让最简单的东西，有最完美的展现。”这是江有

书海掠影



家庭相册



照片里的旧时光

□夏学军 文/图

有几年没有洗照片了？自从父母去世后，至少三年了吧。父母不会摆弄电脑，我就把照片冲洗出来拿给他们看，所以家里有了几大本厚厚的影集。色彩斑斓的照片，映射出五彩的日子，欣赏的不止是照片，更多的是温暖的回忆。

我最喜欢看的两大本黝黑色的影集，是父母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的。母亲不加以任何修饰的脸庞，如清水出芙蓉般美丽，肥大的衣衫也难掩苗条的体态。照片上面很多都有题字，比如日期、与谁合影、纪念日等。我从没想到，父亲也曾如此英俊过，全身照英姿飒爽，二寸头像侧目微颌，一身正气，风度一点不亚于如今的大明星。而我最喜欢的照片是父亲的一张单人照，若有所思的脸上呈现出来的一点点孤独，流露出对未来无尽的想象。

过去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匮乏，父母能留下两本影集做纪念，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婚后，在有了我们三个孩子以后艰辛的日子里，家里置办的第一个大件就是一台海鸥相机，六十元，是父母存了一年的钱买的。从我记事起，这台相机就一直陪伴我，以至于没有让我的成长影像出现过空白期。

胶卷的价格不菲，每次拍照都是背景选了又选，姿势摆了又摆，笑容都僵硬了，父亲才舍得

按下快门，所以出来的照片几乎每张都是精品，不像现在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拿起来随便拍，可心的却寥寥无几。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没再单独拍过照，时时拿出过去的照片看，特别是他和母亲的金婚纪念照。照片中的二老鬓染霜花、慈眉善目，经年过后越来越相似的笑容，为风烛残年中的灰与白增加了一抹不褪的亮色。而我最喜欢的是一张父亲临出门时给母亲系鞋带的照片，父亲弯下腰来，母亲坐在椅子上仿佛对他耳语着什么，眼眸里没有炙热，却有着疼爱，那疼爱经过时间的冲刷变成了地久天长。

照片均出自弟弟的手，抓拍的效果往往好于影楼的故作姿态。某日和弟弟一起看照片，父母从恣意张扬的青春岁月走到风烛残年，我忽然有所顿悟：年轻人的照片还是一个人的好看，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不畏未知的恐惧，是恰恰好的美好时光。而到了晚年，必定是成双成对的更好些。一双夕阳下相携的手，满脸皱纹里的情投意合，哪怕是默默无语的静静而坐，也无不体现出爱的隐忍与宽容，是实现与子偕老诺言的笃定。

父母留下的那些影像，随着他们的离去变得越来越珍贵，想他们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慰藉我心。如果有幸可以站在七八十岁的页码上，我也希望和心爱的人一起出镜，唱醉金婚。

·广告·

房山区司法局

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相关承诺为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时应如何处理?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

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如保险公司以通知或公告等方式承诺在疾病险、医疗险、健康险等中对新冠肺炎客户取消等

待期(观察期)、免赔额、定点医院等限制,扩展保险责任范围的,应将该承诺作为保险合同内容。裁判机构会据此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确定保险公司理赔责任。(房司司)